

2015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

崔保新

著

西藏

XIZANG

1934

黄慕松  
奉使西藏实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 0 1 5 年 中 国 作 家 协 会 重 点 扶 持 作 品

崔保新 

西  
藏

XIZANG

1934

黄慕松  
奉使西藏实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西藏 1934: 黄慕松奉使西藏实录 / 崔保新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 - 7 - 5097 - 7462 - 5

I . ①西… II . ①崔… III . ①西藏 - 地方史 - 史料 -  
1934 IV . ①K29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7602 号

西藏 1934

——黄慕松奉使西藏实录

著 者 / 崔保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恽 薇

责任编辑 / 刘宇轩 王婧怡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出版分社 (010) 5936722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404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462 - 5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我见到了雪域高原上的佛光

谭元亨

没有哪一本约我写序的书，让我思考这么久。

坦率地说，这是一本写得很冷静、很客观的书，史料采集的严谨、认真，考据的缜密、细微，均在我之上，依常情，激情澎湃的作品易于引发读者的共鸣，而这种“他者的目光”下的客观陈述，很容易平平带过，激不起半点波澜。

然而，一旦能触及冰山下面更巨大的部分，你却不能自己了。

这时，我便联想到了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维塞尔的名言：

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告诉人类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不是如何开始，而是如何重新开始。

当然，这部《西藏1934——黄慕松奉使西藏实录》，其主人翁黄慕松并非上帝，然而，在经过整整80个年头后，他分明以自己在西藏短暂的出使，在告诉我们，今天该“如何重新开始”。

不为别的，因为雪域高原——世界的第三极，也就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方，当是最接近天堂的！

在那里，我们可以一睹天堂之美。

当然，更可以最真切地听到佛祖的箴言。

体悟西藏如何在天地之间呈现神秘之光。

## 二

作者正是这么做的。

西藏在天地间、在整个人类世界、在亚洲大陆,当然更在中国广袤的疆域内,那神秘的雪冠,那偌大的山影,清澈见底的湖泊,生生不息的江河,还有森林与草原,险峰与峡谷,宫殿与寺庙——在地理上如何读懂西藏,作者告诉了我们很多,当然是借黄慕松之口说出的。

同样,西藏在鸿蒙初开,板块相撞而隆起,吐蕃一统藏区,建立王朝,定都拉萨,与唐朝通婚,文成公主入藏,以及元代被纳入中央集权统一管理,近代更经历了与英国殖民者的血战,一切的一切,在历史这条长链上又如何紧紧相扣,从而独创出一部瑰丽而又艰辛的民族史诗,以显出民族文化崇高而又亲切平易的华章?

而这更是作者通过对黄慕松的临摹展现出来的。

于是,便引发了我很多的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神与自然,神与人,以及宗教哲学、自然哲学,等等。

读第一遍,是浏览,是感受;第二遍,当是把握,是思考。

第一遍,是冷静;第二遍,则不可自己。

## 三

关于黄慕松的使藏,有如下报道:

是年冬,西藏达赖喇嘛病逝,特任公为封祭专使,溯峡西征。逾蓬茸,绝澜沧,道路艰险,经时乃达。入拉萨之日,万民夹道欢呼,争睹威仪。大庙施茶,典礼至重。公周旋于坛席,仪观伟然。致命成礼,躬加拊循,益宣传国家眷念西陲之至意,藏民欢喜顶礼。回面内向论者以为,奉国威灵,布德明恩,建国以来斯为盛轨。

单从场面上看,他受到的热烈欢迎,是以免除任何“杞人之忧”了。

可果真如此吗？

达赖喇嘛骤然去世后的西藏并不平静。

其时，西藏与中央政府已经“失联”20余年了。

而达赖之后主持大局的，有亲中者，亦有亲英者，更有表中里英者，各种暗流在涌动，而最严重的，莫过于英国殖民者借印度向北扩张，虎视眈眈，试图把西藏分割出去，成为其殖民地的一部分。

作为失联20余年后被派出的公使——如前文所称的“封祭专使”黄慕松所面对的局面，可谓波谲云诡，扑朔迷离，甚至险象环生，稍有不慎，便会有辱使命，背负千古骂名。

如此，他交出了全部的生命——在离藏后不久，就因为积劳成疾，加上在世界屋脊上一时难以适应生存环境所留下的病患，而英年早逝。

## 四

《周易·贲》有云：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黄慕松使藏，正值日寇侵占东三省，并在华北制造事端，在侵占热河后，又攫取了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而在南方，西南政务委员会一直维持半独立的局面……神州大地，几度分割，正应了鲁迅的话：国将不国。如果黄慕松出使失败，在时变中黯然而逝，后果不堪设想。

短短几个月，他是如何击败分裂者提出的“中英悬案”，捍卫了国家主权，终于在西藏设立了中央驻藏办事处，在战云惨淡之日，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呢？

我们可以从书中找到他做出的很多努力，例如：

观亲疏——知人也，知心也，谁亲中，谁媚外，当一目了然。

辨真伪——其义自晓，当明察秋毫。

知机杼——运筹帷幄，折冲樽俎。

守原则——对于英殖民者的狼子野心，寸步不让。

还可以列举很多,如说识忠奸,辨良莠,善进退,等等。一如书中所云,由于黄慕松的不竭努力:

中央在西藏设立驻藏办事处一事,瓜熟蒂落。可以说,除英人与亲英派沮丧外,余者皆大欢喜。虽说驻藏办事处地位、权力非比前清驻藏大臣,但相较民国元年西藏地方政府撵走驻藏办事长官钟颖,拒绝北洋政府任命的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入藏而言,历史已前进了一大步!在西藏失联 22 年之后,中央政府在拉萨设常驻机构,是宣誓国家主权、阻止西藏分离的一大成果。

之前,尚无人能如此力挽狂澜。

这也为至今 80 年西藏的稳定奠定了胜局。在当时板荡的中国,无疑是一大佳音,免除了国家与民族的后顾之忧。

黄慕松重启了 20 世纪西藏与中央的新纪元,功莫大焉!

察时变,他眼光独具;化天下,他更身体笃行。

## 五

无论评价一个人,还是历史,我总感觉笔力不逮。

当然,人是活生生存在着;历史,更是轰轰烈烈地发生着与延续着。

所以,如何评价,都是一种固化,因为人类社会还在前行,评价总是会因时而异,甚至因人而异。

唯有超越任何评价,无论是伦理的,还是功利的。

只要这个人的业绩仍昭然于世,他所创造的历史已不可改变。

为此,我写下了以上文字。

诚然,黄慕松这个人我并不陌生,毕竟我从事的是客家研究,在我的其他著作中,早已出现过他的名字、他的业绩。不过,还有另一重几乎可以说得上是私人的原因。我的外祖父郭宝慈<sup>①</sup>,早年在日本便是同盟会会员,辛亥年率部光复

<sup>①</sup> 郭宝慈(1877~1959),字少云,广东省英德市桥头镇潭坑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博士,同盟会会员。宣统二年(1910)回国,学部会考优等,赏给农科举人。宣统三年殿试列一等,授主事,签分农商工部。后返粤,历任广东农业教员讲习所(即今华南农业大学前身)第一任所长,南韶连共进会会长,率部光复粤北。1913年当选为第一任国会众议院议员,并任农业和财政委员。孙中山去世后,自京返粤,解甲归田,创办农专。1936年因广东省主席黄慕松盛邀,出任广东省禁烟委员会委员。

了南(雄)韶(关)连(州),旋即选上国会众议员,直到中山先生逝世,才从北京回到广东,目睹民国初年的官场乱象,他决意归隐农田,没料黄慕松主政广东——这也是他一生最后的几个月,却决意请我外公出任禁烟委员,外公无法退却,只好再度出山。

黄慕松溘然去世,禁烟委员们闻之大恸,作谏文祭之:

呜呼!维公聪明,学博而精。器识宏毅,志行坚贞。昔在弱冠,惊人一鸣。班超投笔,终军请缨。发轫黄埔,负笈东瀛。游学欧美,大器终成。入参帷幄,出拥旌旌。勋业彪炳,著于两京。宣抚回藏,洞达边情。拜命旋粤,政绩煌煌。严禁烟赌,雷厉风行。大小赌博,闾省肃清。扫除烟毒,芙蓉城倾。百粤民众,如庆更生。天胡不吊,国溃长城。粤民奔走,骇汗相惊。如瞻岷首,痛哭失声。矧在僚属,涕泪纵横。愿继公志,不顾牺牲。禁绝烟祸,符实循名。兹来哀奠,虔致愚诚。呜呼尚飨。

这是前辈们讲给我们的故事。

文中讲到黄慕松宣抚回藏、拜命旋粤,所任职处包含蒙、疆、藏、粤,也就是南北与西部大部分的疆域,在中国历史上,一人担荷祖国几大疆域安危之封疆大吏者,能有几人?

因此,于公于私,于学于情,这篇序言也就不能不写了。

只是,我把这部仅是“冰山一角”的书里的“未尽之言”,写出了百分之一二么?

我见到了雪域高原上的佛光。

(谭元亨,华南理工大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导,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发表著作100余部,3000余万字。曾多次应邀赴美、法、英、加拿大等国讲学)



## 安边将吏责重如山

张 云

1933年,西藏地方政教首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1934年,国民政府“谋恢复中藏原有关系起见,先从感情联络、藏事调查入手,特派(黄)慕松入藏致祭,并追封。”这看似普通的使命,却有着极不普通的含义,也非一般人所能胜任。它与当时复杂的国际局势和西藏地方局势有关。

从国际上看,英国和俄国等列强觊觎中国的西藏地方由来已久,英国更直接在1888年和1903~1904年两次武装入侵西藏,使中国的西藏边疆危机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辛亥革命后,一向反对英国入侵的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英国控制下的印度,一笑泯恩仇,化敌为友,开始幻想着依靠英国的支持获得西藏自主。踌躇满志的英印政府则积极策划西藏独立阴谋,一手策划和操控的“西姆拉会议”(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将中国藏区划分为“内藏”“外藏”,并坚持要求中国政府许诺“外藏”(西藏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会谈虽然最后破裂,但是其阴魂一直笼罩在中印之间,也影响到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英国政府借此不断插手中国内部事务,甚至卖武器给西藏地方鼓励他们打内战,却在暗地里私相授受,将中国藏南9万平方公里土地非法划归英属。整个民国时期,英印政府一直阻挠民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改善关系,不断挑起是非,破坏中国的统一。1930~1932年间的青藏战争和川藏战争,以及1930年的尼泊尔与中国西藏地方冲突背后,都有英印政府操控的身影。黄慕松一行入藏,势必遭遇来自英国方面的暗中发力和掣肘。

从西藏地方来看,自辛亥革命川军入藏发生激烈冲突以来,与中央关系始终处在非正常状态,一度依靠英国、幻想自立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1913年藏历水牛年1月8日发表《西藏全体僧俗大众今后取舍条例》(即《水牛年文告》),驱赶在藏川军,阻隔内地与西藏联系。但是,在与英国人的“亲密”合作中,他不断感受到的是被欺骗和被愚弄,强大起来的亲英势力甚至直接威胁到他的权威和地位,这使他有所觉醒。他对1930年前来拉萨的国民政府使者刘曼卿所说的:“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至于西康事件,请转告政府,勿遣暴厉军人,重苦吾民,可派一清廉文官接收。吾随时可以撤回防军,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倘武力相持……兄弟阋墙,甚为不值”。反映了他内心重新恢复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渴望。但是,亲英势力还在西藏地方上层拥有代表,自主力量也蠢蠢欲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让西藏地方何去何从充满不确定的因素。

黄慕松受命担当重任,也是多重因素促成的。首先是黄慕松本人良好的个人品质和政治抱负。老师评价他具有独自创造性,性格诚实。他自称:“我向来所抱宗旨,律己则以廉洁励情操,处事则以和平求进步。”他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职业军人,却在其政治遗言中宣称:“以现在吾国政治而言,当力求实际的统一,生产建设为救国的唯一出路。”其次,他是一个有国际视野、知识渊博的学者型官员,善于研究问题,有能力应对多种复杂的问题。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却因国运衰颓,列强入侵,深深牵涉到复杂的国际关系之中。黄慕松不仅多次东渡日本学习,还远赴英国留学,并在德法两国考察,历时两年。回国后,任中俄界务公署参议兼中俄会议专门委员,并兼交通部路线审查会主任,具有应对涉藏外交复杂难题的能力。1929年8月任参谋本部测量总局局长。首次完成全国军事测量任务,被誉为“中国军事测量之父”,专业知识超群。再次,黄慕松精通军事,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师师长参加北伐战争,三度出任陆军大学校长,军事理论实践经验丰富。英国武装入侵西藏、尼藏冲突、青藏和川藏冲突等,都是尖锐的军事问题,不谙熟军事显然无法担负重任。何况西藏地方渴望中央政府特使能够解决康藏纠纷呢。此外,黄慕松熟悉边疆事务。1913年黄慕松曾任国防考察委员,赴蒙古、新疆实地考察。1933年4月,特任新疆宣慰使,处理新疆事变。同年底任新疆省党部指导委员长,熟悉边疆事务。黄慕松还笃信佛

教,这为他在西藏与极具影响力的宗教界上层沟通联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此,黄慕松克服了地理上的千难万险顺利抵拉萨,又积极应对西藏地方复杂的政治局势,顺利完成了致祭和册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任务,还在西藏建立了联络机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前身),取得了难能可贵的丰硕成果。他用心撰写的《使藏报告书》和《使藏纪程》,成为人们了解这段历史,反思西藏治理的重要资料。

黄慕松使藏的卓越事迹值得研究,那些历代志向崇高、才识过人、清廉刚正、责任如山的安边将吏的事迹都值得发扬光大。

崔保新先生的《西藏 1934——黄慕松奉使西藏实录》一书就是要探究黄慕松及其一行入藏事迹,在拜读全书之后,我觉得作者的努力是成功的。

求实认真的态度是作者取得如此成绩的重要因素。为了撰写该书,作者查阅了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台湾地区台中图书馆、中央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和政治大学图书馆等处有关黄慕松入藏的资料,还驱车沿川藏线追随黄慕松当年的踪迹,实地调查访问,用心用力。

资料丰富是该书的又一特征。作者的叙述和立论,都能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引证的基础上,言之有据。同时,资料的选择也颇具匠心,读来令人信服。

十分可贵的是,作者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人物活动的概括,乃至关节点的把握和细微处的捕捉,表现出较强的能力,既是作者熟读史料的结果,也是敏锐洞悉问题能力的集中表现。

作者书名虽云《西藏 1934——黄慕松奉使西藏实录》,全书却以民国时期错综复杂的历史为背景,对相关事件、制度、人物等,穷其源流,梳理来龙去脉,极大满足了一般读者的求知欲望,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知识性。书中图文并茂,附注附表,形象生动,也解决了普通读者阅读中遇到的诸多困难。

作者是顺着黄慕松这个人物把关注点从新疆引到西藏的,阅读此书,字里行间我们也能感受到作者关注边疆地区的家国情怀。

这部书中难免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我想,这恰恰是作者不断努力和完善的方向和动力,我期待着作者有更多的佳作问世。

我和作者素昧平生，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编辑牵线让我们得以相识，他邀请我写序，我却之不恭，就写了上述感受，聊作序。

2015年2月23日(农历大年初五)于北京

(张云,历史学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博士研究生导师,西藏博物馆特聘研究员,“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以来多次作为中国藏学家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英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独立出版藏学著作多部。)

## 自序

因为研究民国时期的新疆问题，始知悉黄慕松斯人。1933年春夏之交，新疆发生“四一二政变”，省主席兼督办金树仁被逐，黄慕松以中央大员身份宣慰新疆。民国史论著几乎持同一观点：在与盛世才争夺权力的较量中，黄氏表现软弱，几乎丧命，铩羽而归。

常识告诉我们，历史并非黑白分明那么单纯，其复杂性往往超出后人的想象。以人生的一次失败沉浮而盖棺定论，既缺乏哲思，又以偏概全。

再次与黄氏相遇，是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料室。许是因为黄氏曾任过广东省主席，此馆有关黄氏的资料较为丰富。一张60余年前微微发黑的黑白照片，乃黄氏1934年奉命使藏途中，身着喇嘛服，正襟端坐，神态凝定安详，两眼炯炯有神，似乎窥破了人间真相，超然于世。内心震慑之下，笔者即展开丰富的联想：黄氏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参谋本部次长、陆军大学校长、陆军中将，身着喇嘛服，是作秀？留念？还是嬉戏？细读史料，黄氏竟身着此服，为追随于途的藏民摩顶祈福。藏民视其为大活佛，黄氏似乎当仁不让。如此做派、气度、自信，超出了常人的经验范围。用世俗眼光观之，如此破格的行为，不仅在国民党内绝无仅有，而且在共产党内必为党纪所重惩。这算是民国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吧！

黄慕松使藏是大历史中的大事件，中外史家莫敢忽视。以黄氏使藏祭祀、册封十三世达赖为起点，在拉萨设立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为成果，继而在中央政府监督主持下，依循清制完成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寻找、认定，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等仪式，其政治影响力延至今日。黄氏当时作为中央派遣大员，肩负着宣誓恢复国家对西藏主权的重大政治使命。

有幸的是,黄氏为后世留下了数十万字的藏事原始记录,有日记、电报、报告书、照片、谈话、论文、专著,遂成为藏事研究、佐证国家主权的第一手史料。

笔者曾在林芝得书三部,西藏档案馆编辑的西藏历史文物画册《见证》、《林芝地区志》、100多位进藏解放军将校撰写的《解放西藏史》,均有黄氏使藏的记录。文物见证了黄氏使藏的真实存在,志书实录并评价了黄氏的功绩,共产党的将军们亦没有因其是国民党大员而否定其使藏安边的勋业。

藏区归来,即飞北京。在国家图书馆、中国藏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继续追寻黄氏的踪迹,不虚此行。不日再赴台湾寻觅黄氏资料,在台湾台中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台湾政治大学图书馆等四大图书馆,所到之处,无一落空。

翻阅有关国外近现代西藏政治史译著,检阅美国、英国、英印解密档案,黄慕松使藏依然是绕不过亦不应绕过的历史事件与人物。

以上事实证明,1934~2014年的80年间,后人对黄慕松使藏的论述从未间断。但不无遗憾的是,由于缺乏黄氏一生的全纪录文本,我们对黄氏其人仍知之甚少。

譬如,黄氏环球游学,贯通中西,以军事训练和研究见长,被誉为民国四大军事家之一,为何不统率三军,成为一代名将?黄氏追求国家的实际统一,为何主张在和平中求进步?

又如,在派系林立、互相倾轧的国民党内,黄氏为何能超然于外,屡屡肩负国家重任——宣慰新疆、专使西藏、主持蒙藏委员会、执掌陆军大学,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如何?

复如,1936年“两广事变”后,黄氏卸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旋任广东省主席,他在数月后发生的“西安事变”中持何态度?有何举动?

再如,为何黄氏接任粤政百天后即难以视事,抱病不起,三个月后,遽然辞世,年仅54岁,这与他徒步使藏有何关联?

至于黄氏陵墓的迁变亦是一团乱麻。“文革”期间,黄慕松陵墓前的牌坊、门楼被拆毁,墓碑被砸碎,墓冢被野蛮掘开……如今,1985年重新修复的黄氏陵墓周围,高高的握手楼已将墓地挤压成一座天井,墓前垃圾遍布,污水四溢。悲愤之余,笔者疾笔写道:墓地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活人们的高尚与丑恶,伟大

与卑微,良知与歹毒,大公与贪欲。墓地亦可以作为一种人心指数,衡量我们社会的善与恶、法与权、公与私、忠与奸的状况与趋势。

惨不忍睹的一幕,亦令笔者反省再三。我们与其谴责红卫兵的无知,抱怨村民们的无畏,不如奋起做一些工作。惨然现实若能唤醒学者的良知与责任,通过对黄氏的学术研究,还其一个公道,重塑后人敬畏之心,同时架起一座历史通向普罗大众的现实桥梁,以完成一次历史性的补过与改变。

民族危亡的时势造就了黄慕松这位英才,政治在左摇右摆中留下了一块历史空白,正是吾辈的幸运。研究黄氏,犹如一场长途远征。笔者不揣浅陋,倾力而为,犹如黄氏当年跋涉于川藏大道上,既充满风险,亦蕴含着人生的意义。《西藏 1934——黄慕松奉使西藏实录》的出版,仅仅是长征的前半程。如同行者心中的目的地,《黄慕松传》的新坐标,已然在笔者心间锁定。

历史是过去的政治。今人对历史的借鉴与诠释,关乎我们的现在与未来。

## 引子

纵论清末民初国家与西藏之大事，凡十大问题存疑史牒，几成悬案：

同治皇帝与十二世达赖喇嘛成烈嘉措，亲政年余，年方 20，相继崩殂、圆寂之日，时差竟不足一月，此乃历史巧合吗？

驻藏大臣自清雍正五年（1727）设置，权高位重，乃国家主权象征。辛亥革命之后，驻藏大臣被废，西藏与中央政府“失联”22 年，斯言有虚吗？

国势衰弱，英人借印度地利之便东进，控制海路，软硬并施，致使藏政分裂，俗官西倾，僧庶东向，博弈惨烈，结局如何？

达赖与班禅同出黄教，均为宗喀巴派传人，西藏宗教领袖，世代互为师徒，民国年间，却分道扬镳，一个倾西，一个向东，至寂再难相见，因果玄之又玄，何人可探？

孙中山先生高擎五族共和大旗，力避内地与边疆撕裂，国将不国。蒋介石与十三世达赖密函传书，特使往来，过程跌宕起伏，曲曲折折，谁人知晓？

十三世达赖圆寂后的西藏，犹如汪洋中的一条船，失去方向，左右摇摆，英中两国同时遣使发力，西藏板块将漂向何方？

刚刚在新疆军阀盛世才魔掌下脱险的中央宣慰使，方掌陆军大学校长一职，旋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册封、致祭十三世达赖赴藏专使。从成都到拉萨，天路绵延五千里，高山阻隔，大河挡道，使藏团队跋涉 113 天，如何度过生死之劫？

陆军中将专使西藏，竟虔信佛教，使藏途中，身穿大喇嘛服，为沿途藏民摩顶祈福，善众欢喜，这是天方夜谭吗？

圣城拉萨，如深邃的大海，表面平静祥和，但底层暗流涌动，中英博弈，门派内斗，潜伏杀机。专使游刃有余，侦查内情，甄别敌友，布施僧庶，维系民心，维



护国权……安藏之策，文功或是武卫？

国府女特使轺车西征，信使父子倒毙途中，驻藏办事长官坠马身亡，赴藏专使大星陨落，为了西藏安危，国人前赴后继……雪域之壮举，高原之国殇，能令后辈叹为观止吗？

枚举十事十问，如同拨动一串音符，由此奏出那个大时代低回委婉、铿锵悲怆的交响序曲。